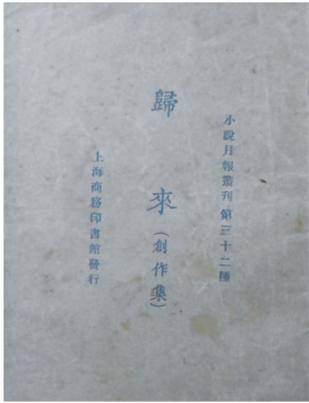


顾仲起的上海情缘 (中)

□彭 伟



西谛先生



顾仲起小说集《归来》

南飘上海, 西谛激昂

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,顾仲起独自乘船来到上海。他从十六铺码头上岸。十六铺码头正是张謇等人开辟出来的。其余乘客都已陆续离开码头,唯有顾仲起一人无助地站立在码头边,望着滚滚而来的江水。他思绪万千,眼前浮现出张謇的影像,想起了同乡来上海打拼的豪情壮志,可是自己身上只有一个小包袱,里面装着几件破衣服和仅有的一点零钱,何去何从,无奈一面是江水,一面是上海。他只能硬着头皮向城内走去……

顾仲起在上海的生活,举步维艰。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,夏天热得要命,冬天冷得满屋都是寒气。只要有工作,无论是送信,还是打杂,他都

干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穷得叮当响。生活最窘迫的大夏天,顾仲起只有一套衣服。劳作一天下来,满身的汗水,浑身的臭味,他自己都难以忍受。他洗完衣服,晾在亭中,心中总要默默地祈祷今夜无雨。一有大雨,他只能将衣服取回亭子间,第二天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继续干活。劳作的汗水往往夹杂着他生活的泪水,顾仲起坚持着写作。夜深人静,繁星满天,顾仲起趴在桌上,思考着,写着。

他深情写下三首同名短诗《深夜的烦闷》:“一、‘横躺在天的银河,你间隔去繁星们的爱了!’二、‘人生的神秘,烦闷的人儿便深知道。’三、‘可怜的人儿,你要求爱吗?悲和哀那便爱的结晶了!’”这些诗作,没有白写。时为《小说月报》编辑的著名作家、藏书家西谛先生(郑

振铎)收到顾仲起的来稿,十分喜好,便将《深夜的烦闷》刊于1923年7月第14卷第7号《小说月报》。同时期《小说月报》发表作品多来自名家,有鲁迅、茅盾、周作人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叶圣陶等等,顾仲起作为无名诗人,跻身其中,实在不易。郑振铎刚刚接触到顾仲起这颗文学新星,不想这微弱的光芒很快又被生活的黑暗遮蔽。尽管有作品见诸报端,不过那些稿费不足以让顾仲起在上海谋生。面对生活的窘迫,顾仲起心中的希望逐渐转化为绝望。他取出笔,深情地写下一篇书信形式的自传体短篇小说《最后的一封信》:描述了主人公青年知识分子顾先生即顾仲起在上海被生活所迫,尝试通过写作谋生,但屡屡遭到编辑拒绝的故事。小说的结局是顾先生在无奈中前往黄浦江,想到了自杀。顾仲起怀着沉重的心情,来到《小说月报》见到他尊敬的郑振铎先生。郑先生见到来人是一位面色苍白、身材偏瘦的年轻人,推推了自己鼻梁上的眼镜,问他是谁?顾仲起说出一口带着苏北口音的上海话,郑振铎便心中有数了。他十分同情这位南漂上海的如皋诗人。顾仲起小心翼翼地怀中取出那份《最后的一封信》手稿,郑重其事地交到郑编辑手中,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奋斗历程,并且感慨自己的希望“如同永远陷入黑暗的井中”,那么只有走上自杀之路。郑振铎急忙开导顾仲起。顾仲起知恩图报,于数日后,又写了一篇《园丁——示郑西谛》:“花儿原是开了人们看……园丁呀!你为什么还不来,盼望得到郑振铎的帮助。郑先生也不负所望,把《最后的一封信》与徐玉诺、俞平伯、张闻天、耿济之等“五四”名人的作品一起列为第14

卷第8号《小说月报》的重点篇目。篇名与作者名一起印在封面上,“顾仲起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《小说月报》封面中。不仅如此,郑振铎还在《最后一封信》刊印了《西谛附记》,重温了顾仲起送稿的情景,并且坦言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不料顾仲起别后第二天,给自己寄来了一封“告别信”:“顾君已经上了船,要投海自杀。郑振铎此时颇有悔意,深深自责道:“眼望着一个人跑上栏杆往下跳去,我竟不能救他吗?”激情中的郑振铎希冀顾仲起收回决定,平安归来。

幸运的是,顾仲起于8月13日写了一篇小说《归来》。郑振铎收到《归来》,又写下一篇《西谛附记》。据此附记,自从《最后一封信》发表后,郑振铎心里非常难过。《归来》意味着顾仲起的“归来”,他没有自杀,郑振铎认定读者知道这个好消息会和他一样快活,所以发表了《归来》。“归来”后的顾仲起得到了郑振铎先生的真心帮助。一回顾仲起患病,无人照料,郑振铎热情地向他伸出温暖的双手,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居住,又把他送进医院治病,对他倾注了满腔的爱。这段感人的真人故事,顾仲起日后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公布于众:“他(顾仲起)进了书店C先生(西谛)的家庭以后,他发热,两眼发花,他病起来了。叶子(顾仲起)病复原的时期是在九月的天气……由编辑C的爱,将他送往G医院中诊治……叶子出院以后,正是C君结婚的期间,C君将他寄在一个朋友家内居处,C君和他的新夫人到杭州度蜜月了。”直到1923年4月,郑振铎先生预备结婚,顾仲起才搬离了郑振铎家。



照片

白蒲小学的教学旧照

□张长建



“千年古镇,九秩老校。莘莘学子,学子莘莘……一代代蒲塘儿女,成长在她的怀抱,活泼主动发展,基础扎实打牢,勤奋创新求实活泼。”这段歌词源自白蒲老诗人刘政撰写的《白蒲小学校歌》,记录下白蒲小学勤奋好学的校园氛围。我还见过三张彩色照片,摄于上世纪90年代,拍下白蒲小学丰富多彩的教学教研活动的场面。第一张名为《欢乐的蒲小教工》,展示出老师工友们欢乐交谈的场景。他们在照片中,笑容可掬,看者仿佛能聆听他们的笑声。第二张《一丝不苟》记录下老师手把手细致教导孩子写字的画面。第三张是《公开课》记录下孩子们认真听课的场景。

万桥寻迹 (下)

□马志刚

作为“一访”的补充,二访去的是万桥老街河北。附近一位86岁的周姓老者热情接待了我,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万桥老街上的人。

通过他的介绍,得知了关于老街的一些更详细的信息。原来,万桥老街并非我先前以为的“一字街”,而是“丁字街”。河南是纵向的对向街,而河北则是沿河一字排开的单面街。河北横街东西长约200多米,为泥路;河南竖街要长一些,街面约四五米宽,街面铺石板,为三块条石并排竖铺的格局。此外,河南竖街还横生出三条小巷。

为了让我了解得更清楚一些,老人还拿出纸笔,将万桥老街的格局画给我看。河北横街东头是一条龙游河支流。河南竖街东边靠河是大圣庙。竖街西侧河西有一个大马戏场,每至气温宜人时,便常有跑江湖的艺人在此落脚,以布围场,在里面表演武术或各种杂耍。

老街与戏场之间有一座小石桥,为平桥,桥下为砖拱。架于龙游河上的桥十分高大,主体为木质,桥基为石料,再上为砖层,木拱桥有好几层楼高,桥下可行船而不用下桅。每至傍晚,附近水行里的伙计喜欢在桥上敲锣打鼓,另外有个剃头匠是个吹号的高手,鼓乐齐鸣,好不热闹。

至于桥的来历,又得到一个说法。万桥所在的南北通道为过去的官道,相对于现在的“高速公路”,官道很宽,两侧为平行的小沟。南乡下驾原、李家桥、白雁桥、九华山、天生港等地的商旅往来如皋城,此为必经之路。一开始这里只是个渡口,叫“洪家渡”。南乡的两个财主

因为纠纷,互相不服,经常从此渡船前往如皋城打官司。有一天深夜,两人在渡口相遇,想乘船过渡,但船家就是不理睬。两人无奈之余,相视一笑,达成了共识。打官司,费时还费钱,干脆不打了,还不如拿钱出来做点好事,于是一个修大庙,一个修桥。因桥梁体量很大,便到处征银,最终有上万人响应,因为得名“万缘桥”。对比前后两个说法,孰真孰假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两种说法都有个一致性,那就是“善”。

至于我上次看到的那个大树桩,老人说,那不是什么古树,是枫树,解放后才有的,这种树长得快。但大庙内倒是有一棵需要多人合抱的高大古银杏树,五六里外都能看到,可惜后来被砍伐了。

在老人的带领下来到龙游河边,河边依然有路,就是过去的老街,但街上老店铺已荡然无存,只看到成片的高大林木。老人说,过去龙游河边没有什么是树的,否则船夫们就不好拉纤了。进入老街河段,会换成用竹篙撑船。现在已看不到拉纤的景象,而树木则营造了另一道风景。

在东街头,那条龙游河的支流还在,树丛中,刻有纹路的古石材吸引了我的视线。老人说,这便是万缘桥的基石,可能是目前可见的古桥唯一遗存了。此外,在西街头的河坡上,还看到一块水泥制地标,上书“10”,意指此航道离城10公里。

另据介绍,万桥老街的河南郊外有三处行刑的地方,河北郊外东北、西北方向各有一处高大的墓冢。此外还有一处规模较大的荒坟(坟岗)。在不远处龙游河与龙池港交汇的“洲头处”,还曾有一座三四米高的贞节牌坊,如今都看不到了。

在万桥遗址附近,停泊着一艘颇为抢眼的游船,乘着船,品品香茗,听听民歌,赏赏古河,想来是十分惬意的。穿行于花乡林海、拥有深厚人文积淀的古龙游河,不愁没有风景,不愁没有故事,当地未来的文旅发展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

丁堰镇的老商号

□张祝茂

丁堰是千年古镇。隋唐时期,古运河(通扬运河)、串场河(掘沟)、菱河在此相会。因独特的地理位置,丁堰成为水运的重要枢纽,也是盐运起点之一,“诸盐盐河之总口”(《如皋县志》)。盐业是丁堰的最早的产业,因盐而兴,物产丰富,四面八方商贾沿水系接踵而来,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,形成集市,衍生了众多的老商号。据《丁堰镇志》载,新中国成立前“有金字牌匾的20多家,兴盛时有商铺192家,从业人员434人”。

生和恒酱园店

位于三河街78号。由安徽歙县方阶平创办于清末,院内有工棚几十间、自备井、缸100多口。用黄豆发酵自制豆瓣、面酱、酱油等。祖传工艺,美味可口,酱油分为头抽、生抽、面抽、老抽,以质赢人,因经营得法,为丁堰商贾之冠。同时兼营茶叶、草蓆等杂货,后盘给何步云。

正记腿糕

清光绪二十年,浙江兰溪徐耀卿开设,位于西街刘家巷。隆冬腊月,收购脱白猪腿,白皮细爪。存缸腌制,分次上盐,迎春春暖,洗晒晾干,即成腿糕。形如琵琶,肉质红润,鲜红如火,不易霉坏。食之味道鲜美,咀嚼起来满口芳香,与金华火腿相媲美,是如皋“广丰制腿公司”定点生产点,作为馈赠佳品,供不应求。

大咸官盐栈

位于东闸桥口西侧,由朝廷设置的官方盐业专卖店。1908年,邑绅沙元炳创办大咸官盐栈,设分益零售,属盐业专商,垄断如皋盐业市场,沿河24号居民严安家

藏有一枚大咸官盐栈的“石砣码”。铭文分别镌刻“大咸官盐栈”“南通通金通盛造”“民国乙亥年置”“校准市祖壹百觔”等。

徐恒昌茶食店

清光绪年间,徐九如的祖父在丁堰三桥街102号,开设恒昌茶食店,前店后坊,以生产脆饼为主,门前挂着“丁堰脆饼”的旗子。店里常年存有食油五六头还缸(相当3吨),糖几十包(两吨左右)。丁堰脆饼由油酥、糖、芝麻、糖稀等食材制作而成,工艺独特,先后28道工序,最大的特点是“脆”,脆而不破,进口即化,是老少皆宜的消遣食品,手工擀饼坯,重叠多次,有“丁堰脆饼十八层,层层照见人”一说,与白蒲茶干、林梓潮糕齐名。历经徐、管、陈、李氏多代传承,经久不衰,2012年,被列入如皋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,2014年,列入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,现常年生产,产销两旺。

泰和堂

泰和堂药店,清朝从浙江宁波迁来,位于三桥93号,后传给伊驥,亦称印泰和。大堂内置有宽大厚实的木制柜台,后面是整齐的百眼药橱,橱上格放置古朴雅致的青花瓷瓶、瓷罐,由于货真价实,常年顾客盈门。还有姜永和、钱震昌、郝有记、豫大祥、水顺源、姜万丰万源来、鼎泰源、夏源盛、瑞丰和等商号,时为丁堰的“规模”企业,他们除自己精心经营外,不忘回馈社会,商会常发起募捐从事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,深受市民拥戴。老字号,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和历史,他们是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随着光阴的流逝,不少老字号已成为一代人永久的记忆。

缅怀双亲

□黄正平

回来走到自家的巷子口,我与弟都争相扑在了高高的父亲怀中,他也乐得左右各一个,乐哈哈地抱着我们回家。

而母亲严厉些,为了防止我们野泳出事,常常用长竹竿不停地催促我们兄弟俩上岸、上岸,真把我们吓了。在长杆的挥舞下,一身湿答答的灰溜溜地爬上岸来。

母亲就是这样,笑容平时要比父亲少,整天忙着厂里的和家里的活计,总也忙不完的样子。她用“严”字告诉我们什么叫规则。而父亲并不如此,譬如晚饭后,他常常饭碗一放就要出去开会,离开时我们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问他要多长时间,他用双手比画着长短。“嫌长,短点,再短点”。父亲就不断缩短着两只手的空间距离,直到孩子们“同意”才得出门。晚上父亲回来迟了,我们都早早地在母亲操作下进入了甜美梦乡。

父亲就这样配合着,宽严结合、刚柔相济,管教着四个差不多相隔两岁的女孩子、男孩子。我上面是两个姐姐,下面有一个弟弟。做姐姐的一般懂事早些,而最小的孩子父母特别是父亲喜欢叫他“奶头儿”,特受宠。父母都依着他,姐姐哥哥也总是让着他。对父母来说,其实倒也不是老来得子,弟弟出生时父亲刚三十开外。

爱读书,是我们兄弟四人从小养成的好习惯,我常常放学回来就安静地伏在方凳子上练字。父亲早就不厌其烦地说了好多遍:“不念书走不远的,要到大城市,唯有自己念书、念

好书。实在说,那时也并不是读书年代,书也很少能够见得到。最让姐弟四人共同开心的是,收到大伯父从广西柳州寄来的一小捆小人书,我与姐、弟在那张老式床的木踏板上翻看。这是最安静投入的时候,也是最温馨难忘的场景。

到了1976年那个冬天,患病不久的父亲便撒手而去,那阵子经常天还没有亮母亲就伏在父亲的照片前,撕心裂肺哭着诉说:你怎么能忍心抛下我,还有四个孩子?当时大姐二十岁不到,小弟才十三四岁。从此,是她进一步教会我们刚强和坚韧,随和、乐观,感恩生活,特别是后来生病的一段日子,她如此柔弱,却又如此坚强。

父亲早逝,可他留下了财富,这财富并不是物质的,物质上可以说是拮据,而是精神的,统统都留了下来。他是当地出了名的学习积极分子,支农回来落座就赶紧写有时效的新闻报道,这个场景一直就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到大夏天冒着酷暑参加高考,母亲把一样样用品备好,记得有清凉油,还有用来闻薄荷香的“鼻通”,怕我没有考运考试考砸。是的,自己考运实在并不好,高考当年春,患上与营养不足有关的流行性肝炎,无奈休了学停了一年。我虚弱,也烦躁,是母亲一天一只小公鸡,帮我渡过了身体上、心理上的双重难关,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走上了考场。母亲自豪,那段时间她对我来说特别有功劳。

家乡那条大河前起起的两间小屋,是父母辛勤劳作的结果和象征。双亲都健在的大家庭,相当的欢快。于我来说,也只是15年多一点。慈父离开,只留下孤儿寡母。母亲晓得,要把一个个孩子带大、成才更为不易,于是,依然对我们比较严厉。

事实是,即使是“严母”,母亲心里对子女的爱也是滚烫的,情也是炽热的。宽严相济,互相补充,一个家庭便能充满弹性,可谓双亲的最佳搭配。说心里话,当时只是更喜欢父亲一些。后来与母亲相处得久了,更感受到母亲严厉的理由,好处多多,只要对孩子有利。对此,母亲直到最后几年,她还依然坚持这样认为。

之后,我们姐弟四人陆续离开了小镇,那里有父母在世的快乐童年,也成了我们经常魂牵梦萦的地方,而母亲在老家一个人独自生活了好多年头。

只要有需要,如帮带孩子、孩子们出公差什么的,她会大包大地上公共汽车立即赶来城里,一住二三十天或者把月再回去。她说,那里有熟悉的街坊邻居,关键还有她一手建造起来的两层小楼房。不停地换城市和住所,我尤为佩服母亲的是她超人的适应环境能力。那年春节前夕一起去北京,行李甫放,就在厨房里劳作了起来,在外地过了个难得的新年。

有一次,我回老家,母亲就在巷口的人家聊着天,她是不是在巷口等

我?我当时没问,她也没说。后来,我常常注意到她在路口、门口或窗口,守望孩子回家,才想起过去对母亲的观察和询问有些“潦草”,很多时候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写我父亲的第一篇文字,后来找到了,好像还是在南京出差时匆匆忙忙写下的。这么多年来,断断续续写了很多,不是在他生日,而是在他的忌日,还会说给、念给母亲听。我并没有父亲生日日的概念,对母亲忌日也要确认,我更记得的是她的生日,也是在冬天里。

启海人过生日特简单,早上两个“滚”蛋(也是一种水煮蛋,等水烧滚了把蛋打进去)就算过了。我陪母亲过的生日,以及她陪我过的生日,留下的就是这淡淡的印记。母亲年轻时是没时间,老年了也特别不愿意过生日。

感恩天,感恩地,感恩父亲和母亲。然而,他们总是要先行离去,谁都晓得这个道理,可是谁都愿意相信,事实就这么快地来到了面前。

子欲孝而亲不待。父亲担负了养育我们的责任,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自己的壮年和晚年,母亲算是享受了自己的晚年,然而也付出了对子女所有的心血。母亲远比父亲长寿,但我们做子女的都希望把对父亲的爱也全部转移到她老人家的身上,想她能活得更久,生活得更开心,彼此相伴的时间更长。然而,我的母亲,还是匆匆的走了。如今,只能在梦里见到。哎!

如今,感恩父母双亲的最好方式,或许只剩下唯一一种思念的方式了。我与母亲一起过的时间最长,于是,就用笔来抒写母子情。母亲走后,不分昼夜写了好多好多思念她的文字。

2023年11月第一天,我记叙了自己的表述:母亲弯着腰,在河边树下为父亲去世的人烧纸的情形;她一个人,经常匆匆地从桥上走来走去脚步;她坐在桥头的石栏杆上,耐心等小儿子的场景;在小润发挑菜、买菜、付款,用塑料袋或者布袋子拎回来的情景……母亲灵魂停留的地方,是我久久伫立、痴痴凝神的聚焦。

2023年11月12日一个如常的星期天,在家里读《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》读到: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当中,绝大部分赞美诗可能是祭司们创作的,而且,他们把坐下来写作当成是一种虔诚的表现。一旦完成写作,这些赞美诗的词句就会被人复制和广为传颂。读到此,我极其高兴,记录下来。

忆旧绵长,何况对亲生的父母。写起来,笔端时续时断,密密麻麻的字,一写就是好几个页码,不忍搁笔。这样的纪念性文字,只求真切,不需要任何的雕琢,献给父亲的忌日、母亲的90周年诞辰(2024年1月28日)。

于我,他们是伟大的,可爱有加的,值得久久怀念的,心里声声呼唤的,父母双亲。